

和他们说说
战争、国王
和大象

PARLE-LEUR DE BATAILLES,
DE ROIS ET D'ÉLÉPHANTS

| 著 | 马迪亚斯·埃纳尔【法】Mathias Enard

| 译 | 邹万山





PARLE-LEUR DE BATAILLES,
DE ROIS ET D'ÉLÉPHANTS

和他们说说战争、国王和大象

【法】 马迪亚斯·埃纳尔 著

邹万山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和他们说说战争、国王和大象 / (法) 埃纳尔著;
邹万山译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5. 7
ISBN 978-7-5327-6764-9

I. ①和… II. ①埃… ②邹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法
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82346 号

Mathias Enard

Parle-leur de batailles, de rois et d'éléphants

© Actes Sud 2010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5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 09-2011-613 号

和他们说说战争、国王和大象

[法] 马迪阿斯·埃纳尔 著 邹万山 译
责任编辑/黄雅琴 装帧设计/黄 柳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75 插页 2 字数 49,000

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5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6764-9/I·4090

定价: 28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59886521

夜晚不会与白天互通有无，它只会其中燃烧殆尽。夜晚在破晓时被带上火刑柱，陪葬的还有它的同伙——酒徒、诗人和情侣。我们是一群被流放的人，是一群死刑犯。我不认识你，可 I 认识你的土耳其朋友；他也是我们中的一分子。渐渐地，他从这世界上消失了，被阴影及其幻影吞没了；我们彼此相似。我不知道怎样的痛苦或怎样的愉悦驱使他投奔我们，投奔星辰的尘埃，也许是鸦片，也许是酒精，也许是爱情；也许是深藏在记忆皱褶里某处隐约的灵魂伤口。

你想要加入我们的行列。

你的恐惧和不安让你投入了我们的怀抱，你努力蜷成一团，可是你僵硬的身体牢牢抓住它的信念，它避开欲望，拒绝放纵。

我不怪你。

你受困于别样的牢笼，那是一个讲求力量和勇气的世

界，你以为在那里可以功成名就；你以为得到了强权的赏识，你汲汲营营渴求荣耀和财富。然而当黑夜降临时，你浑身颤抖。你不喝酒，因为你害怕；你知道灼热的酒精会把你推入软弱的深渊，你会无法克制地渴望抚摸温存，渴望早已离你而去的柔情，渴望寻回失落的童年时光，渴望称心如意，渴望面对黑暗那闪烁不定的晦暗时保持冷静。

你以为你向往的是我的美貌、肌肤的柔滑、笑容的光彩、咬字的微妙和双唇的嫣红，可事实上，你真正渴望却不自知的，是让恐惧烟消云散，是痊愈，是和睦，是回归，是遗忘。你身上有种力量在孤独中吞噬着你。

于是你感到痛苦，迷失在无尽的黄昏中，一只脚已跨入了白天，而另一只脚却仍陷在黑夜里。

三大包貂皮大衣，一百一十二件羊毛衣，九匹贝尔加莫缎子，同样数量的佛罗伦萨烫金天鹅绒、五桶硝石、两箱镜子和一只小首饰匣，这就是1506年5月13日星期四米开朗琪罗·博纳罗蒂从君士坦丁堡港口上岸后，船上卸下的货物。一俟三桅船系泊，雕刻家就跳上了岸。他的步伐有点踉跄，毕竟经历了六天的辛苦航行。等待他的希腊裔向导兼翻译官名字不详，我们就叫他马努埃尔吧；同行的商人姓甚名谁我们倒是知道，乔万尼·迪·弗朗切斯科·马林吉，这个佛罗伦萨人在伊斯坦布尔站稳脚跟已有五年了。这些货物都是属于他的。他态度和气，很庆幸能够认识这位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英雄、大卫像的雕塑者。

显而易见，那时的伊斯坦布尔和现在相去甚远；那时人们叫它君士坦丁堡；蓝色清真寺还未建造，唯有圣索菲亚大教堂端坐城中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东岸一片荒芜，让全世界游客一头扎进去不辨东南西北的大巴扎^①还没有形成现今巨

型蜘蛛网一般壮观的规模。这个帝国已经脱离了罗马的管辖，却还没有树立帝国应有的威望，这座城市在奥斯曼、希腊、犹太和拉丁风情之间摇摆不定；苏丹名叫巴耶赛特二世，被冠以“圣人”、“虔徒”和“正义者”的称号。佛罗伦萨人和威尼斯人叫他“巴耶赛托”，法国人叫他“巴耶赛”。这是一位贤明审慎的君主，统治了三十二年；他喜爱品味美酒、诗歌和音乐的妙趣；他对年轻小伙和姑娘青眼有加；他赞赏科学和艺术，重视天文和建筑，享受战争带来的乐趣，他也喜爱骏马神驹和尖刀利器。没人知道他究竟出于什么原因邀请米开朗琪罗·博纳罗蒂从佛罗伦萨来到伊斯坦布尔，虽然这位雕刻家已经在意大利享有盛誉。他年仅三十一岁，不少人就已经把他誉为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，还常常把他和年长他二十岁的莱奥纳多·达·芬奇相提并论。

① 大巴扎最初由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建造，是世界上最大、最古老的巴扎之一。巴扎在波斯语中是集市的意思。

那一年的4月17日星期六，米开朗琪罗一时冲动离开了罗马，就在为新圣彼得大教堂打下第一块奠基石的前夜。在此之前，他连找了教皇五次，恳求他兑现诺言，支付工钱，却被赶了出去。

米开朗琪罗在羊毛大衣下打着哆嗦，那年的春天畏畏缩缩的，雨水很丰沛。根据米开朗琪罗·博纳罗蒂的传记作者阿斯卡尼奥·孔迪维所述，米开朗琪罗在入夜两小时后抵达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边境；他在离佛罗伦萨三十法里^①的一家小旅馆里安顿下来。

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好战专制，米开朗琪罗想到他如此羞辱自己，不由得心怀愤懑，咒骂不停。他骨子里很骄傲，也充分明白自己是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。

教皇派打手追踪他，下令把他带回罗马，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，而米开朗琪罗知道在佛罗伦萨的领土上自己的安全无虞，就设法打发走了这些打手。他在第二天夜宵时分到达

佛罗伦萨，女仆为他端来一碗素菜汤。米开朗琪罗在心里暗暗辱骂了一番建筑师布拉曼特和画家拉斐尔，他思忖：肯定是这两个家伙妒忌我，在教皇面前进谗言。教皇尤利乌斯·德拉·罗韦莱和他一样自视甚高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傲慢专制，喜欢赖账。教皇想要在新圣彼得大教堂中央为自己兴建壮观的教皇陵寝，米开朗琪罗为此前往卡拉拉挑选大理石，最后却不得不自掏腰包支付了采购费用。他叹了口气。教皇签署合同时倒是预付了一笔钱，可是购买原料、出行勘查、让学徒打磨石料都需要花钱，早就入不敷出了。

长途劳顿和思虑烦恼令雕刻家筋疲力尽，他喝了热汤之后稍稍暖了身子，躺到了那张典型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小床上，他就这么背靠着垫子坐着入睡了，因为他害怕平躺的睡姿看上去和死人没什么两样。

① 法国古代的长度单位，1 法里约等于 4 千米。

第二天，他等待着教皇的消息。一想到教皇在他离开前竟然都不俯允接见他，他就火冒三丈。建筑师布拉曼特是个傻瓜，画师拉斐尔自命不凡。这两个侏儒极尽吹捧之能事，花言巧语迎合教皇无限膨胀的傲慢。随后在紧接着到来的星期天，米开朗琪罗好几个月以来第一次开荤，他的屠夫邻居为他烹煮了美味的小羊羔肉。

他整天都在画画，不一会儿工夫就用完了三支红粉笔和两支石墨笔芯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米开朗琪罗开始疑惑自己是否铸成了大错。他犹豫着要不要给教皇陛下写封信，蒙受圣宠打道回府，重回罗马。绝不！在佛罗伦萨，大卫像为他赢得了英雄的美誉。如果他回到这里的消息传出去，订单邀约一定会像雪片般飞来，他不愁没有活儿干。可是，这会让雇用他的尤利乌斯二世恼羞成怒。一想到不得不再次在教皇面前受辱，他气得简直要发疯。

他摔烂了两只花瓶和一个马约里卡陶盘。

随后，他平息怒气，开始画画，主要是一些解剖习作。

三天之后，阿斯卡尼奥·孔迪维在传记中明确指出，是在晚祷过后，两位方济各会修士登门拜访，他们到的时候被瓢泼大雨淋得浑身湿透。阿诺河近几日来河水猛涨，全城都担心泛滥成灾在所难免。女仆帮两位修士擦干衣服；米开朗琪罗打量两人，他们罩袍的折边上泥污斑斑，光着脚踝，双腿瘦骨嶙峋。

“大师，我们此次来是为了给您送一封至关重要的信。”

“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？”

米开朗琪罗思忖着尤利乌斯二世的使节中也不乏平庸之辈嘛，心里一乐。

“我们听从了您弟弟的指点，大师。”

“这封信就是给您的，大师^①。里面是一份不同寻常的邀请，来自一位地位显赫的人物。”

信封没有封口，但盖的是陌生文字的印章。米开朗琪罗看到信不是来自教皇，不免大失所望。他把信放在桌子上。

“信里说什么？”

“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向您发出了邀请，大师。”

米开朗琪罗的惊讶可想而知，他那双小眼睛都睁圆了。君士坦丁堡的苏丹。伟大的土耳其君主。他用手指摆弄着信，手里轻薄柔软的漆纸堪称天下无双。

^① 此处原文为意大利语。

俯仰于亚得里亚海的呼吸，随着航行在亚得里亚海上的
一艘船载浮载沉，米开朗琪罗后悔不迭。他胃部抽搐，双耳
嗡嗡作响，他感到了恐惧。这场风暴就是上帝的报复。先是在拉古萨共和国的岸边，后来面对着摩里亚^①半岛，他脑中
一直回荡着圣保罗的话：“要学会祈祷，就必须去海上。”他
现在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。海洋像平原一样一望无际，让他
畏惧。浪花翻滚的泡沫在说着一种鼻音厚重的可怕方言，他
勉强听到只言片语。

他于5月1日离开了佛罗伦萨，在安科纳登船，为此他
足足犹豫了六天。方济各会修士后来又三次登门拜访，他却
连着三次以再等等为由把他们打发走。他把苏丹的信读了又
读，盼望在此期间教皇会有所表示，让他下定决心。尤利乌
斯二世想必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建造以及为再
次开战做准备上，丝毫不见他有所动静。无论如何，既然穷
兵黩武的教皇把他像一个贫民一样扔出了教皇宫，那么为君

士坦丁堡的苏丹效劳无疑是一记漂亮的报复。而且土耳其君主允诺的酬劳也高得令人咋舌：相当于五万杜卡托^②，他为教皇干了两年的活所得还不到这个数目的五分之一。工期一个月。巴耶赛特的要求只此而已。在君士坦丁堡和北部郊区佩拉^③之间造一座桥，他有一个月的时间来设计、画图纸和启动工程。这座桥将建在君士坦丁堡港口的中心地带，横跨拜占庭帝国的 Khrusokeras^④——金角湾，长九百多法尺。米开朗琪罗无精打采地试图说服方济各会修士他力有不逮。

“要是苏丹选中了您，那么您就能够胜任，大师。”他们回答道，“要是您的设计图不合土耳其君主的口味，他将会拒绝接受，就像他拒绝莱奥纳多·达·芬奇的方案一样。”莱奥纳多？超过莱奥纳多·达·芬奇？超过那个看不起雕刻艺术的呆子？这位修士接下来说的话无意中立刻打动了米开朗琪罗：“如果您接受这一邀请，您的荣耀将胜过他，因为您在他失败了的地方获得了成功，献给此世一座无与伦比的作

① 即伯罗奔尼撒半岛。

② 威尼斯货币单位。

③ 即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贝伊奥卢区。

④ 希腊文转写，金角湾。

品，如同您的大卫像。”

然而此时此刻，这位举世无双的雕刻家、未来的天才画家、顶天立地的建筑师背靠潮湿的木头舷墙，沦为肉体的奴隶，被恐惧和恶心折磨得蜷起了身子。

所有貂皮大衣、所有羊毛衣、所有贝尔加莫缎子和佛罗伦萨天鹅绒，还有所有的木桶和箱子都随着米开朗琪罗于1506年5月13日运上了岸。

就在一小时之前，这位艺术家的视线越过皇宫的尖顶，瞥见了圣索菲亚大教堂，它犹如肩膀宽厚的巨人阿特拉斯支撑着苍穹，把它的穹顶托上了尘世的巅峰；在抛锚靠岸时，他观察着港口中的船只往来；他看到货物源源不断地卸下，有米蒂利尼油、的黎波里肥皂、埃及大米、士麦那无花果干、盐和铅、银子、建材木料和砖块；他扫视城里的上坡路，隐约看见旧皇宫，还有一座大清真寺的宣礼塔从山丘高处露出头来；他特别仔细地打量了对岸，加拉塔堡垒的城墙在金角湾的另一侧，这个三角形的河口湾与台伯河的迥然不同。就是在那儿，在稍许靠近上游的地方要建一座桥。这座桥要跨越的距离迢迢。一共要多少桥拱？这片海峡究竟有多深？

米开朗琪罗带着行李安顿在佛罗伦萨商人马林吉开设的店铺中，因为考虑到他可能更愿意在同乡家里借住和搭伙，他占用了二楼的一个小房间。他的希腊翻译官住在隔壁附属小楼的一间陋室里。米开朗琪罗打开行李，他住的这个房间望出去是一条风景优美的石头拱廊走道，房间有双层高窗，几乎连着天花板，不知从何处洒下的光亮透进房间，又被木头百叶窗滤去了一些。一张床和一张栗木桌，一个精工细作的胡桃木柜子，两盏油灯，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只分量不轻的圆形铁蜡烛盘，就是所有的家具了。

一扇小门掩着盥洗室，墙上铺着彩色釉陶砖，可米开朗琪罗用不着，他从不洗澡。